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涴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

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明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即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無然於生死輪廻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爲纔覺牽罣

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

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柰何
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巳足不
願嬴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
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
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巳者乎有不
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
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
不惑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

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辱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性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

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山魈木客不敢觸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
遜足以殺身盧柟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
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
陸庆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
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自看除目三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
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

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者從慧根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

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卽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已則絕不爲意

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三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貴偶然耳僥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歿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即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耕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綁閒或兀坐一室習
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
眞個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
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嬲事務簡約無簿書
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
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伍
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吟嘗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濵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怪石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臥笑談隨意所適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敘寒暄不言朝市丘壑涯分於斯極矣

淒冥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窗外芭蕉淅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遣更無不堪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礙者即春花秋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異味一段奇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晝爲夜以夜爲晝旦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爲疾余以爲此驕奢也非疾也吾郡中縉紳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贅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永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汚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

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拜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奮槖俱罄怨天尤人誅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愚慮昏頽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

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則婚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即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即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習之者也
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絶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
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黄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
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絶噫今之人但知敎子弟取富貴耳非眞能敎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

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己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膴仕而貪虐恣睢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不以妄語爲訓可謂有起

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為是以伺人未免有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故大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紈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晝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已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誶夢中此是天地間一蠹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猨母鬼夜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青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惟妖言童謠無意失言事後多驗如檿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煔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漳疤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得此木以斂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

云客有歌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闊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汚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
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

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二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令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

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眞也乃周禮特爲設
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上
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
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
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
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眞癡人前說夢耳此書
蓋見詩人有熊羆旐旟之語而傅會見牧人之
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咏皆祝

贊稱碩之詞豈眞熊羆虺蛇一時而屬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令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況多出於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想

不寧想像成境非眞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吉凶禍福並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度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決生若飮非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戸是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三才同盡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造物之殀也今之人貪色徤鬬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者哉

好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三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美牙籤錦軸裝潢衒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蓄不事討論徒浣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根短淺難以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墻誠有間矣其於没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運古人猶難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

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讐分類精當又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愽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富未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章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三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畜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

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蟫之腹入胠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月不及日就浥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右文之主不可得即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刋之典乎內閣書目門

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淆魚豕不下矇瞽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敘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醨又以人

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古人之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噉梁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漈莫精於胡元瑞後有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剞劂無遺或故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之殉或傳記之裒集或鈔録之殘賸其間不準之誣阮逸之贋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璮

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既云無稽而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珎藏靳而不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册嚴而難出李飽鼠蠹之饔飧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盻夜光同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鶩五也故𦕅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𦕅鬻者

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㰂南昌欝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目庚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汙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 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護之者今二書即百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為彴夜則去之
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
守元瑞啖以重價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
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
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
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
先生為作酉室山房記然書目竟未出而元瑞
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惟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　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

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騷騷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絶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於

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内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齧而

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庳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三萬餘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核該博固有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

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詡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爲書簏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輿公獨跣奇僻驪牝皆忘合二家架上之藏富侔敵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披沙見金綱目即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
典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緗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
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覩其尋常經
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黿鼈鴞炙
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
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
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

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録不足以爲史而反累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作字皆師心獨剏縱横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分高絶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

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直游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既無包羅千古之見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矛盾步步回顧字字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倣春秋而爲之廼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効顰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懼矣司馬温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令人非惟不能作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臣怒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桱之

紀事雷霆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逹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逹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死汚齒頰者猶娓娓相嬲不置或遠布罝以延譽或强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

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也如江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荊公若知此

意必不壊宋國家矣

鄭夾漈六書略凡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温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檿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

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逢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皆有二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即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即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弓音軸今人即謂之卷非

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縳縳古絹字亦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日前尋常之字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東之高閣矣誰復有下帷究心者即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第授書之時逐字為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識駭人耳目人反以為侏儒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

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爲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𩅦灣字曰𧶠迄𩇔觥字曰㬰礥𣵴莽字曰昷擧𠁆褒字曰㚋擁此與八駿圖中𩢿泰𩣡丙二字相類亦好奇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曌照𠀑天埊地𡆠日囝月〇星𠺞君𢘑臣𠥱除𡕀載𠡦年缶正而見它書者又有𤯔人𩠞證二字南漢劉巖制龑儼字爲名効顰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𡘙矮奣齊閨穩奍同上仦𡮢奀勒歪終孬臘奻大砳勘閂攙氽游氼沒閄嚇乇鬍毕慣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哉今人俗字有夯和朋切歪和乖切要少拿欽去聲扰爪幫撈平聲笨篛芏苦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矣

樂善録載趙韓王病遺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俊迭二字及酒官牌中⿱夂灬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二藏中恐即徧觀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識即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篇海太繁沈約韻書踈漏益多惟當以十三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奇而難識者即注見其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泚檢司惜然不識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虙虒音虛虒茌平今省爲茌即𤤾音忌𡴑音貢題思吉莎字鄡若幺反朸音力𨛫音歡邦音夫郁鄢音罵屖樸剶音蒲圓祢氏音權精詽邯詽音男而困渦

郢爲盩厔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呈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之今人爲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

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才勝者患其跅𨈆可以陶鑄若徒書廚經庫吾末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固擧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虔乾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以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

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已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笥蠹簡皆爲我用始知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即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尤喜談之日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冷局得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葢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

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丘巳乃去其下二筆此事竝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丘之事誕妄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

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即周公子巳名禽宣尼子巳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眞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

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恠者眞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解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徽義二名其不諱宜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眞德秀原姓愼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尙不足責也而西山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尚不能支而乃有西賊破膽之語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列張浚志大才疎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叔季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噭名之過哉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温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朱晦菴之眞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夬之而已故謂之夬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寡遇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倡亂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語何足深非又何必牴牾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菴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闊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即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啟廸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顔曾不絕克復一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已若哲徽寧理皆昏庸下愚之資而哓哓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即以左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雖覇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

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繁詞非孔子之言抑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敫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授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既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雖黃又難當夫吠

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而夷跖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　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　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

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
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
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
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
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苻堅之於王猛猶然
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
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既不能擇其賢否又不
能畢其才用天子既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
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苟譽而終毀之者未聞既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訿之者未有聞人善而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不肖如人之養生進粱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郎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頻咲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汚衊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耻而

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擿爲羞則言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巨駔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槹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槹則謂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槹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

辨也

新安如韋館藏板

五雜組卷之十三　終